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豐 潤 谷 應 泰 賡 虞 編 輯
吳 縣 朱 記 榮 槐 廬 校 正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賁璽書往諭韃靼可汗鬼力赤賜金綺四并勅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擊瓦剌馬哈木戰大敗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阿魯台寇灰溝村黃甫川三年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聞兀良哈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鬼力赤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鬼力赤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本雅失里以阿魯台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瓦剌馬哈木與阿魯台勢不相一遂各相讐殺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以織金文綺持璽書諭本雅失里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蘭柴秉誠子別立哥請出塞自效從之允誠初名把都帖木兒秉誠初名倫都兒灰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互給事中郭驥以綵帛賁璽書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咱火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竟殺驥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秋七月以洪國公丘福為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

遠為左右叅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略、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朐河南、遇游兵亂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推失里今安在、尚書詐言本推失里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火真王忠李遠並被執死、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沒、若不早舉、珍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冬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候軍還、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西營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潤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卯朔、入臚朐河、哨馬畧黃峽、遇寇騎、得箭一矢、馬四疋而還、甲戌、指揮欵台畧玉華峰、擒一騎、譯之、始知寇在兀古

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人齎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隨。戊寅，至兀古兒札河。本雅失里先遁，夜倍道追之，已卯，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阿魯台墮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阿魯台攜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己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沒尾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冠望見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瀚海為罽，天山為鏑，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寧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馬哈木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于是遣使奉表稱臣。

貢駝馬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宣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間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四月駐蹕興和大閱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待乙巳獲諜知馬哈木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厓峽次蘭忽失溫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李羅掃境以三萬人來戰頤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却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宣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薄其右掖不動豐城侯彬都督青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遙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馬哈木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時瓦剌雖大創去然殺傷亦畧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衆復聚山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遁去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已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瓦剌使者言：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害，擬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敕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十四年春三月，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得人馬，特使宴勞彩幣。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奴不哈來朝，辭還，賜鈔為道里費，遣使齎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

十五年秋八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為瓦剌所攻，窮感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傑驚。每朝使至，輒嫖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敕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穴青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啓履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具對如初。上令同中繫于掖庭獄。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愴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召楊榮問原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

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驛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等領驢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珰等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謨、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三月丁丑，親征阿魯台。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鷄鳴山。阿魯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戊戌，卒言阿魯台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辛酉，師次獨石。端午，賜隨征文武厚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丁卯，大閱諸將。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銀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隱窩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次閔安。下令軍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癸未，師發威遠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于山海。六月癸巳，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阿魯台進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吾搗巢，故為牽制之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次熬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聞大軍發，所部日憂懼，有散去者。其母及妻皆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濶灣。

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或挾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其部曲，亦言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所失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事見設立三衛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入京城。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秋七月，諜報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八月壬子，宴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戶。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寇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窺山口，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唯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發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殘民數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甯伯譚忠副之甯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

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隰甯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諜者言阿魯台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文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遣中官伯力哥齎敕往諭阿魯台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上親為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已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張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漂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坨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贏盡給之

令軍中有餘者貨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領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灤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聽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立皇太子辛卯上崩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為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燾嗣淳熙間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偕陳日照王死女主國事日照得立再傳為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日燾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糧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燾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為藩臣貢獻不絕封

安南國王日煒卒。子日煒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日煒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煒安南國王。日煒卒。兄子日煥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煥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煥。日煥卒。弟日煒嗣。而叔明實制國事。與占城構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煒為國相。黎季犛所弑。立叔明子日煥。季犛叔明僭也。上曰。叔明弑日煥而有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煒矣。復以禮待之。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煥亦為季犛所弑。立其子顯。又弑顯。立其幼子安。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為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奎。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奎為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奎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綠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煥之孫。天明之子。日煒弟也。日煒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煥。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煥稍抑損季犛。弑之。立其子顯。未幾復弑顯而立安。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安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厄。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

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為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弒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齋勅往安南問胡奎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奎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齋勅往諭胡奎。十二月。安南胡奎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嵩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奎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奎不至何也。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奎。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片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巖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急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遙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主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

平失律也。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南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雋、叅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閣進攻，隘留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犂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片站兩旁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揅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片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柵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沅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

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啣枚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鳴，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督道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叅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圖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閩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為還，師至賊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剡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赤，乘勝追至閩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卒舟師追至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安。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

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詞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並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犛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興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勅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謂露布至，試主恭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為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

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起擢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跳歸我、從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為主、稱日南王。次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勅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搥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云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氏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澗、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濱州、分沐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並獲其將相陳希萬、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鎔、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凍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留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李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李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李擴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為叅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察副使。然李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會征彝將軍沐晟討交趾陳李擴，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剿賊黎蓋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副衛將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眾死者無算。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厓側徑。英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並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生繫以歸。八月，交趾陳李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